

王波 著

努尔哈赤 后宫秘史

美丽纯洁的乌拉公主阿巴亥，
十二岁嫁给努尔哈赤，
陪伴清太祖皇帝努尔哈赤二十六年。

她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袞、多铎，
为大清朝入主中原、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

努尔哈赤死后，阿巴亥为什么为其殉葬，成为清史谜案。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努尔哈赤

后宫

王波 著



秘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努尔哈赤后宫秘史 / 王波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039 - 5414 - 6

I. ①努… II. ①王… III. ①宫廷—史料—
中国—清代 IV. ①K249.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0853 号

努尔哈赤后宫秘史

著 者 王 波
责任编辑 吴士新
装帧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875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414 - 6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乌拉公主	1
第二章 初进汗宫	22
第三章 孟古之死	40
第四章 乌拉湮灭	54
第五章 皇太极熬鹰	80
第六章 大战萨尔浒	98
第七章 长白山猎白狼	119
第八章 一石二鸟	142
第九章 逆境反思	169
第十章 复立大妃	187
第十一章 八旗共治	199
第十二章 玉碎香消	208
附录 阿巴亥大事年表	224
后 记	232

第一章 乌拉公主

—

松花江水清又清，乌拉公主更多情。三十七载华年短，阿巴亥命丧沈阳城。玉碎香消，红颜自古多薄命，萋萋荒冢，哀怨说与谁人听？

这首诗歌在吉林乌拉流传至今已近四百年了，说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大妃（汉语：皇后），美丽善良的乌拉公主阿巴亥的一生。

松花江从长白山主峰天池一泻几百里，在崇山峻岭中穿梭，来到这片冲积平原，一下子变得十分舒缓，它深深地眷恋着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依依不舍地不断回头张望，人们也知道了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十分的美丽富饶。

阿巴亥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出生于长白山下松花江畔的乌拉（今吉林市乌拉街）。她的父亲是当时强盛的明代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乌拉、哈达、叶赫、辉发）之一的乌拉国国主满泰。

童年的阿巴亥就生活在丰衣足食、权高势重的女真乌拉国的第一家庭。阿巴亥像所有的女真少女一样天真烂漫，每天在松花江边玩着女真族世代相传的游戏嘎拉哈、哈拉巴，看羊儿、牛儿、马儿吃着青草，看女真少年跃马扬鞭，挽弓射柳，看自己的族人到松花江划船、撒网、捕

鱼……

1601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松花江两岸群山巍然屹立，松花江水东流。山中的林间小路，两边森林茂密，江岸上到处是翩翩蝴蝶、鸟语花香。

乌拉国王布占泰带领几名亲兵，还有他的侄女，乌拉部的公主阿巴亥及侍女乌雅丽，沿着松花江奔来的岸边小路，骑着马走在去赫图阿拉的路上。

“呀！这么多漂亮的大马燕，乌雅丽快下马抓呀！”阿巴亥说着从马上跳了下来，用衣袖拍打着几只飞舞的大马燕。乌雅丽也急忙下马，两个山花烂漫的小丫头，在松花江边的草丛中追逐着，嬉笑着，喊叫着，“我就要抓住了，我就要抓住了……”和草丛中纷飞的大马燕，一起在这个世界翩翩起舞，一阵风似的跑个不停，美丽的情影倒映在清清的松花江水中，清脆银铃般的声音使江水泛起层层涟漪……

“哎！我的格格，我的小祖宗！别跑了，我们得赶路了。再不回来，我们夜晚就得睡露地了。”任布占泰双手握成喇叭状，喊破嗓子，阿巴亥和乌雅丽就像是一点也听不到，继续在草丛中追逐着、嬉闹着。

布占泰有些急了，刚想发怒，可想想去赫图阿拉的目的，不由得压住了心中的怒火，叹了口气说：“唉！玩就玩一会吧！十一岁多一点，还不到十二岁，也就是个小丫头片子，一个没长大的孩子。我真的对不起我死去的哥哥呀！可是我也真想不出对付建州努尔哈赤别的好办法，我这也是没法子呀！”布占泰叨咕着，再加马背上的颠簸，他也实在有点累了，看着眼前的一块青石板，不由得躺了下来，对着几位亲兵说：“你们也随便找个地方歇一歇吧。”几个站着的亲兵，这才眼前就近的路边坐着、倒下，横七竖八地歇下了。

躺在青石板上的布占泰，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有一个问题他到现在还想不太明白。他眼前又出现了那场让他悔恨一生——就是鞠尽松花江水也难以洗去心头耻辱的古勒山大战。

1593年9月，以叶赫部纳林布禄为首，纠集海西女真的哈达、乌拉、辉发三部，并联结建州女真的讷殷、朱舍里两部，蒙古的科尔沁部等九大部落，合兵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女真的军政中心佛阿拉杀来。联

军所到之处，如乌云蔽日，军队造饭时的火光，犹如天上的繁星。

坐在九部联军军帐中的纳林布禄，正与九部首领谈笑风生，插科打诨。他对自己的精心策划很满意，他正盘算着，他的妹夫努尔哈赤将从此仗之后，彻底退出女真地界的政治舞台，保不准还会走他父辈的老路，命丧黄泉。纳林布禄有这个把握，只要除掉努尔哈赤，他的叶赫仍将是女真地界的翘楚，还会更加强大。因为努尔哈赤十余年积累的财富，将由九部联军按比例瓜分。

布占泰领兵八千和布寨围攻扎克城。额亦都和安费扬古率领不到一千名部民，靠险峻地势，坚守一天一夜，九部联军死伤惨重，也没有爬上城头半步，气得纳林布禄急火攻心，嗷嗷大叫。这个城池是费阿拉城的门户，打不下来怎去攻占费阿拉城？

第三天，布寨、布占泰才攻打扎克城，心里非常激动，离胜利又近了一步。

纳林布禄高兴地亲自率兵攻打黑济格城。

九部联军先攻扎克城不下，又攻黑济格城无果，军心已经浮躁，纳林布禄在攻打黑济格城的第二天，采取了更为猛烈的攻势，幸得努尔哈赤及时率兵赶到，激战了一天，双方伤亡惨重，黑济格城依然固若金汤，纳林布禄只得决定攻打古勒山，从古勒山直捣努尔哈赤的都城费阿拉。

连攻两城都受挫，气急败坏的纳林布禄正欲寻找进攻古勒山的突破口，忽见额亦都率了五百余人，从黑济格城里冲出，驻足在古勒山前大声叫骂、挑战。纳林布禄兴奋了，攻城受挫，在这山下平地，九部联军的优势兵力就能显示威力了。纳林布禄判断，努尔哈赤一定是害怕九部联军进攻古勒山，所以主动出兵示威，想将九部联军阻于古勒山下。想到这里，纳林布禄立即派出布寨、布占泰为先锋，各领所部与额亦都交战，自己亲领大军随后，消灭了额亦都后，乘胜进军古勒山。

布寨、布占泰这两天也是憋了一肚子死血，领了帅令，率部便奔额亦都而来。额亦都五百余人怎敌九部联军五千余人，额亦都本人更不敌布占泰、布寨两员大将，两军刚一接触，额亦都部便呈败状，部民纷纷抱头鼠窜，只有那额亦都一人奋力与布占泰等二人抵抗，边战边退。布

占泰等二人见打败了额亦都，前两天攻城受阻的晦暗心理顿时明朗了许多，所率部民的士气也高昂了，喊着叫着追杀着，战马铁蹄荡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布占泰、布寨率领的部民不知不觉追到了古勒山谷里，纳林布禄率领的大部队也顺势跟进了山谷里，而那额亦都全然没有了昔日的威风，干脆停止了抵抗，率领残余的部民逃窜得比兔子都快。布占泰他们正要策马快追，忽听两边山上战鼓、号角齐鸣，接着大量的滚木、巨石、箭矢像雨点、像巨浪般向九部联军袭来。九部联军死伤惨重，立刻乱了阵脚，成了一锅粥。再加上三尺高的树桩，磕绊众多马腿，古勒山谷里的九部联军，自相践踏，慌不择路，军令失去了作用，局面不可收拾。纳林布禄大惊，上当了。可是后悔已晚，刚才还像兔子一样逃窜的额亦都，杀气腾腾地折了回来，努尔哈赤率领安费扬古、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理、扬古利、舒尔哈齐，从两边的山上杀了下来。这时候的古勒山下，马匹的嘶叫声，马蹄的叩击声，刀枪的撞击声，将士们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血光纷飞，火花乱溅，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气，忽地刮起了狂风。

战场上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布寨和布占泰左右砍杀，寻找着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也是大睁着双眼，寻觅着纳林布禄。说话间，三个人撞到了一起，一句废话没有便战在了一起。努尔哈赤虽然勇猛，但一人对付布寨、布占泰两条汉子，时间稍长，也显吃力。九部联军虽经突然袭击，死伤不少，但实力还很雄厚，山谷里马的尸体、人的尸体，分不清你我，越杀越多，活着的人都在这些尸体上搏杀。布占泰瞄准努尔哈赤正在应付布寨，挥刀朝着努尔哈赤的面门砍去，努尔哈赤慌忙躲过，用刀去挡，布寨又抓住机会用涂了鹤顶红的长枪直向努尔哈赤的面门刺来，已杀成了血人的扬古利在厮杀中见状，大叫：“闪头。”说话间到了努尔哈赤身旁，接手与布占泰较量。努尔哈赤听到了扬古利提醒，闪头躲过了布寨这要命的一枪，转过身来专心对付布寨。布寨虽说在女真地界也是数得着的英雄好汉，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这下总算遇到了对手，十几个回合之后，终非努尔哈赤的对手，渐渐不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举目望去，战场惨不忍睹，心里便有了异样的感觉，而他的堂妹夫努尔哈赤却是愈杀愈勇，刀刀都朝着他的要害

部位砍来。就在布寨奋力抵抗之时，坐骑马腿一软，马身一趔趄，布寨也随之一闪，努尔哈赤挥刀将他斩下马来，当场毙命。这边布占泰看到布寨血溅马下，稍一愣神，被扬古利一刀砍飞了铁头帽，又一愣神，被扬古利砍伤了马腿，栽到马下，扬古利正要挥刀结果他的性命，被努尔哈赤拦下，这才留住一条性命。

在布占泰身后五十余米奋力砍杀、和额亦都战得不可开交的纳林布禄，看见布寨一员大将死于非命，努尔哈赤和扬古利又纵马前来增援额亦都，就虚晃一招，策马而逃。九部联军残存之兵将，见到两员先锋一个被杀一个被俘，主帅逃窜，军心大乱，无心恋战，扭头便跑。这一逃，乱哄哄的更没了章法。建州方面隐藏在古勒山上的军士，在努尔哈赤的号令下，吹响了攻击号角，乘胜追击，直杀得九部联军是狼狈不堪，溃不成军，自己人被自己人踩死的不计其数！

古勒山在浑河的南岸，山下的平地面积不大，再减去河边的沼泽地，能骑马行人的地方更少了。九部联军的败军，被建州的部民赶到了这个地方，等于是陷入了绝境，只能沿河边狭窄的山路逃亡，九部联军兵将，除了被杀的，就是被踩死和被淹死的，活着回去的，没有十分之一。

是役，古勒山下，尸横遍野，铠甲满地，以九部联军的大败而告终。建州军队杀敌四千，获马五千匹，铠甲三千副，所获人畜数不胜数……

布占泰在古勒山大战被俘之后，没想到努尔哈赤不仅饶了他，还优礼有加地对待他。布占泰被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住上了温暖的热炕，每顿饭都有肉吃，还有酒喝，这日子和他在乌拉部的日子差不多，只是没有女人。但这布占泰已经很满足了，作为战俘，有这样的待遇，在女真地界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布占泰又不踏实，他怀疑这是努尔哈赤的又一计谋，更害怕哪一天努尔哈赤会突然杀了他，虽然每天好酒好菜地享用着，布占泰的心情还是战战兢兢的。

古勒山大战后的第三天，叶赫部派来使者，索要布寨的尸体，努尔哈赤派人请来了布占泰，一同会见叶赫部使者。布占泰看到努尔哈赤脸色铁青，一脸乌云，便不敢吱声，老实地在一边站着，努尔哈赤沉默了

半天，对叶赫使者说：“布寨的尸体还给你们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叶赫使者忙问：“什么条件？”

努尔哈赤站起来说：“跟我来。”于是叶赫使者连同布占泰跟着努尔哈赤来到了存放布寨尸体的地方，努尔哈赤对身边的舒尔哈齐说：“你去给我拿一把刀，一把宰牛刀。”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努尔哈赤要干什么。这时候，舒尔哈齐拿了一把宰牛刀走了过来，努尔哈赤接过刀，用大拇指试了试刀刃，说了声：“还行。”就走到布寨尸体旁，从头开始，慢慢地用刀将布寨的尸体一分为二，就像杀猪宰羊那样，不是横切，而是竖切，看得久经沙场、杀人无数的布占泰一身的鸡皮疙瘩，直想呕吐。

努尔哈赤把刀子一扔，用一块白布擦着手上的血污，对叶赫使者说：“随便你要哪一半，你看着办。”叶赫使者早已吓得面如土色，用带来的白布卷了布寨的一半尸体，慌忙回去复命。布占泰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这是杀鸡给猴看，说不定哪一天，布寨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心里暗骂：“这个努尔哈赤也真他妈的够狠，自己的姻兄竟下得了这样的毒手，真是心黑手辣呀！也不知道他准备怎么处置我？”随后在建州的日子过得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

这期间乌拉国主满泰，两次派人准备礼品，想赎回弟弟布占泰，可是努尔哈赤就是不答应，因为有了布占泰这个人质，叶赫部想讨伐建州，乌拉部就不会出兵；没有了乌拉部出兵，叶赫部发起讨伐战争的实力就会大大打了折扣。就这样努尔哈赤和叶赫、乌拉、哈达、辉发部僵持着，转眼间三年的时间就这样如流水般过去了。

出人意料的是乌拉部这时发生了一件塌天的大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秋天，乌拉贝勒满泰和其子蹊蹊地双双身亡，乌拉部群龙无首。按照女真地界的规矩，兄死弟继或父死子继，但满泰之子已死，仅有一弟在建州，就是布占泰，满泰的远房叔叔兴尼牙便想继位做贝勒。由于乌拉与建州相距较远，没有及时得知满泰父子的死讯，听到兴尼牙想继位的消息后，颇有战略眼光的努尔哈赤觉得机会来了，他要帮助布占泰回到乌拉部，名正言顺地继位当贝勒。

舒尔哈齐不赞成他说：“大哥，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努尔哈赤大笑了起来：“三国时的诸葛亮，尚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努尔哈赤就没有这个气度、这个能力？再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布占泰虽说是战俘，但我们待他不薄，想必他做了乌拉部贝勒，不会不利于我们的。”

舒尔哈齐说：“大哥，我看那布占泰脑后是长了反骨的，他不会有利于我们的！”

努尔哈赤说：“就当是赌博吧，咱们现在的胃口，一下子是吃不下海西扈伦女真四部的，只能分化瓦解，一口一口吃他们。乌拉距咱们较远，势力也大，现在我们不要求他归附，布占泰如果能站在中间立场也算不负我的苦心！”

舒尔哈齐说：“大哥，我看这布占泰是条喂不熟的狗，不如把他杀了，乘乌拉内乱，灭了他们！”

努尔哈赤挥挥手说：“灭掉乌拉，需要长途奔袭，人力、马匹、干粮、草料，其余部落态度怎样，等等问题你是否考虑过？现在条件不成熟呀，我的意思是派两大将领兵前往乌拉，护送布占泰，还要保证他当上乌拉部贝勒。这样的话布占泰对我们建州，一定会感恩戴德。”

“啊！原来是这样！我举双手赞成。”舒尔哈齐举双手赞成哥哥的主意。

就这样万历二十四年（1596）7月，努尔哈赤让手下的两员大将图尔坤煌占、博尔坤斐扬古一起率兵五百护送布占泰返回乌拉国，并协助他登上了乌拉部的汗位。

二

阿巴亥追着追着，前边的江边草丛中一阵响动，几只美丽的梅花鹿转眼间跃上了小路，奔上了山间的林中。

跟上来的乌雅丽也看到了：“好漂亮的梅花鹿呀！我去给你取弓箭。”说着转身就想往回跑。

“乌雅丽，不要。”

“怎么？你忘了，阿玛（满语：父亲）、额娘（满语：母亲）叮嘱

我们了，春天的母鹿不能杀，它们都怀着身孕呢。”

“啊！我忘了。阿巴亥格格你真善良！”

“这是我们女真人的祖训。”阿巴亥认真说。

“不是！我不是说这群梅花鹿，我是说我们腊月打猎遇上的那只白鹿，现在想起来我还后悔，咱们把它抓住养起来，那该多好呀！”

看着乌雅丽那惋惜的神情，阿巴亥解释道：“那只白鹿就更不能杀了，那是长白山的神呀！是恩都力（满语：神）……”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女真族的孩子会打猎。但要说是天生的猎人，那也是瞎掰，阿哥还好说，阿巴亥毕竟是位格格。可白山松水的女真少女，也是从小就接受父辈的耳濡目染。阿巴亥格格就是在阿玛满泰、阿哥撮胡里的带领下，学会了打猎。

那一次，长白山余脉的老爷岭发现了一只八九百斤大野猪，都说是一只孤猪。猎达们（满语：成熟猎人）都知道遇着野猪群好办，只要把猎狗群放出去，把野猪群冲散，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几只猎狗围住一只野猪攻击，尽管野猪凶猛，也架不住猎狗群起攻击，一会儿就累得顾头不顾尾，在原地打磨磨，这时猎人就会乘机接近，举起钢叉和扎枪找准它的肚子，猛扎过去，再加上猎狗的撕咬，野猪很快就一命呜呼了。可如果是一只孤猪就比较难办了。孤猪大都是雄性，个头硕大，而且，大都是在发情期，个个凶猛异常。据说老爷岭的这头孤猪，两米来长，高近三尺，它浑身蹭满松树油子，再滚进一些沙土，坚硬无比，可真是刀枪不入了，正因为这样，长白山的猎达才称之为“一猪二熊三老虎”。说白了，就是最凶猛的东北虎见着孤猪也躲得远远的，否则的话，孤猪横冲直撞，那半尺多长的獠牙，任何山中的凶猛野兽撞上，都会一命呜呼。眼下这头孤猪，接连伤了几位进山的猎人，而且还祸害死了两位乌拉部远近闻名的山里狩猎把式。一位被野猪的獠牙刺透胸膛，另一位被野猪挑得肠子都出来了，脱拉出一米多长……

这头孤猪搅得乌拉城里人心惶惶，传得沸沸扬扬，这可忙坏了乌拉城里巴乌达大萨满（满语：巫师）。大萨满巴乌达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来到了松花江拐弯的一个大草甸子空场。夜半时分，月亮如盘，晴空万里，星星挂满了天空，草垫子上围满了乌拉部的男女老幼，巴乌达大萨

满穿装整齐，扭动腰身，嘴里念叨着听不清的请神词，浑身上下不停地扭着，铜铃响个不停，可二神打了半天腰鼓，就是接不来天神，从一更到三更，从三更到五更，大萨满慌了，二神脸色煞白没了精神……这时候，不用萨满说，乌拉部人们都知道，要遭大难了。人们纷纷祷告，恩都力呀！快快显灵！拯救拯救乌拉部的子孙吧！

那几天，全部落的人都围在满泰家的周围，满泰也满脸愁云地和阿哥撮胡里喝着闷酒。

到了后半夜，满泰、撮胡里父子二人挑选几位武艺高强的乌拉兵，准备好刀枪，牵着大黑、大黄等一群猎犬，踩着没膝的大雪直奔孤猪出没的老爷岭。

他们用了两顿饭的工夫翻过了一道山梁，穿过了一条大沟，老爷岭就出现在眼前了。满泰领着人们山前山后搜寻了一个来钟头，也不见野猪的影子。满泰快步走上一个小山坡，四下看了看，周围静悄悄的，只有西北风狼嚎似的，吹得树枝吱吱作响。

“阿玛！吃点东西等一等吧！”

听着阿哥撮胡里的话，满泰这才觉得此处就他们爷儿俩，其余的人都被他们爷儿俩甩过了一个山坡。不一会儿，几位乌拉兵丁跟了上来，大黑、大黄等一群猎犬也跟了上来，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热气。

“这帮蠢种，真拿他们没办法！”满泰说着，接过儿子递过的黏豆包，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大黑、大黄等猎犬也兴冲冲地吃着主人赏的肉包子。

几个亲兵慢悠悠地上来，一屁股就坐在雪地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大黑、大黄等猎犬刚吃饱饭，满泰一挥手，就到前面的山沟里搜寻猎物去了。

几位亲兵，嘴不闲地吃着黏豆包，还不住地夸着满泰、撮胡里爷儿俩有健步如飞的神力。

突然，前面的山沟里传来狗叫声，一阵猛过一阵，满泰凭叫声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前面大黑、大黄遇到了比较大的情况。

满泰他们慌忙拿着刀枪滚下雪坡到了沟底，迅速接近大黑、大黄的

猎犬群。满泰一看这场面真是惨透了。几只猎犬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大黑一瘸一拐地挣扎着，大黄的身上血糊糊的，只见这只孤猪足足有八九百斤，劲头十足，仍然横冲直撞，勇猛丝毫不减。

满泰和阿哥撮胡里交代了几句，满泰手拿猎叉，背着褡裢爬上了一搂多粗的松树。阿哥撮胡里吹了一声口哨，大黑、大黄等猎犬随着口号声奔到树下，那头大野猪也疯狂地追来。阿哥撮胡里又吹了一声口哨，猎狗一下子散去，人们也急忙上到大树上。大野猪东奔西撞一下子没了目标，它抬起头四下张望着喘着粗气，心中的怒气难消，这群猎狗在它眼里，简直就是大人对付一群毛孩子，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突然大野猪抬起头，听到了响动。它很快发现了树上的满泰，大声嚎叫起来。然后，它看着大树干倒退七八米左右，嚎叫着挺起半尺多长的大獠牙，猛地向大树撞去。

“阿玛！注……”阿哥撮胡里的“意”字还没说出口，大野猪早已如一块大石头，砸向了大树，一下子大松树像要散架子，积雪、树枝、松针、松塔纷纷落下，再看上面的满泰死死抱住松树干，像贴树皮虫一样紧紧粘在树干上。

大野猪就这样地动山摇地撞了五六次，它似乎有些累了，呼哧带喘地一下不如一下有力地、可仍顽强地撞着大树……终于它觉得有些累了。就在它站着呼哧喘气的时候，满泰在树上扔下一个伴着香油的大肉米饭团子，正好扔在大野猪面前。

大野猪先是一愣，它用鼻子仔细地闻了闻，又把那大肉饭团子拱了拱，仔细地闻起来，然后用舌头舔了舔，四下张望着看了看确实没什么危险，然后才大口大口地吃起大肉饭团子。

大野猪又饿又累，大口大口地吞着，吃没一个肉饭团子，满泰从褡裢取出一个又扔下去；再吃没一个，满泰从褡裢里再取出一个扔下去……到吃没第四个的时候，大野猪变得温顺了，刚才狂躁的怒火也渐渐地平息了。

这时满泰不慌不忙地从树上放下猎叉，猎叉上缠着一串香喷喷的小肉饭团子，大野猪这时完全放松了警惕，仰着脖子有滋有味地吃着，回味着。这时满泰巧妙地把猎叉对准大野猪的脖子，从树上一下子连人带

猎叉一起跃了下来，猎叉深深地扎进了大野猪的脖子。大野猪疼得腾的一跃，满泰立刻腾空摔在地上。阿哥撮胡里的口哨响起，人们拿起大砍刀奔大野猪劈去，大黑、大黄等猎犬也狂叫撕咬过来，大野猪狂嚎着带着猎叉一窜二十多米，眼看着就要没了踪影，突然就听着轰的一声，一棵碗口粗的松树被大野猪撞上哗啦啦地倒了下来，人们追了过来，倒地的大野猪摇摇晃晃地刚要站起来，阿哥撮胡里领着人们拿刀砍的砍、拿枪扎的扎，大野猪没命地哭嚎，还是大黑、大黄这群猎犬有办法，它们顶住了大野猪的肛门不住口地撕咬，大野猪只有招架地原地转磨磨，终于，大黑、大黄咬出了大野猪的肠子，大野猪翘翘起拖着肠子，走了十几米轰然倒下，成了乌拉部的猎物，这时人们才看见，不知是什么时候，小小年纪的阿巴亥搀扶着满泰走了过来。全乌拉部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喊着：“满泰！巴图鲁（满语：英雄）！满泰！巴图鲁！”乌拉部的大英雄就这样诞生了。

从此，满泰！巴图鲁！乌拉部的大英雄！越来越受到全部落的尊敬。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成了满泰的日常生活。成天醉醺醺的满泰，没有注意背后那双狼一样狡猾的眼睛，那人就是满泰的叔叔叫兴尼牙……

多次进山打猎，还不到十岁的阿巴亥刚过正月就领着女伴乌雅丽，俩人穿上女真原木滑雪板带上腰刀、弓箭，领上大黑、大黄就进山打猎了。老爷岭方圆几十里地，阿巴亥早已转了个遍，走着，走着，她们发现前面的林子里飞起了一大片鸟群，阿巴亥兴奋地拿下背上的弯弓，顿时提起了精神，这说明前面的林子不同寻常。她们加快了脚下的滑雪板，到了近前一看，动物是跑光了，可是留下了一大片的偶蹄印。她惊喜了，这是一群孢子或是鹿的脚印，阿巴亥高兴地吹着口哨，喊着大黑、大黄快追。顺着山坡滑下去，她们心里明白在这二三尺深的大雪里，它们是跑不远的。突然，她们发现大黑、大黄不顾一切地冲着前面大声地叫着，天呀！在大黑、大黄的前面歪歪扭扭地跑着一只小梅花鹿，大黑、大黄两条猎犬一下子把它扑倒在雪地，阿巴亥、乌雅丽也来到了近前。

小梅花鹿倒在雪地上，脖子已经让大黄咬住了，大黑也在不停地撕

咬。阿巴亥示意它俩放开它。小鹿挣扎着站起来，歪歪斜斜地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趴在雪地上叫着，惊慌呼唤着。

乌鸦丽看了看，小鹿也就出生几个月，浑身上下骨瘦如柴，一点肉都没有。阿巴亥向刚才的那片橡树林看了看，明白了。原来这群梅花鹿在大雪封山后也饿急了，在找寻那片橡树落地的叶子吃。

小鹿还在凄惨地叫着，像一个和父母走散的孩子……

“阿巴亥格格，你看它孤零零的多可怜呀！”乌鸦丽抱着小鹿怜悯地说。

“我也觉得它像个没爹没娘的孩子。那就把它放了吧！”

小鹿摇摇晃晃地顶着风雪，凄惨地哀叫着，声音随着刺骨的西北风传向远方，好似走失的孩子遇到了危险，在大声地叫着它的妈妈、爸爸……

阿巴亥突然灵机一动，叫过大黑、大黄。大黑、大黄听懂了主人的意思，像一只狡猾的饿狼在后面一声不响地跟着。阿巴亥、乌鸦丽也一样，她们俩准备好弓箭，在后面紧紧地相随……

阿巴亥听阿玛满泰讲，梅花鹿这动物性机警、善奔跑，听觉、嗅觉极灵敏，视觉稍钝，喜欢群居，但熟悉它秉性的女真猎达都知道，梅花鹿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凡事儿它总要弄个明白，这就是猎手常说的“鹿回头”。无论怎样，也许是一顿饭，也许是两天、三天，它总要回到出事儿的地点，看一看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更何况这么大的雪，还丢下了一只幼鹿……

她俩坚信，那一大群梅花鹿一定会回来。

果然，小鹿下了山，走了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刚刚走到一片柳毛子小松树前，阿巴亥就发现了，枯树枝后有鹿群。越来越近，只有十几米了。阿巴亥还发现，成年的梅花鹿，长着美丽三叉以上的鹿角，有十几只，阿巴亥、乌鸦丽心里格外欢喜。

乌鸦丽说：“这一趟没白来，咱俩猎它几只。”

一旁拉弓射箭的阿巴亥：“嘘！小点声。”

就在阿巴亥拉弓瞄准准备射箭的时候，她俩同时发现在前面不远的一棵松树下站着一只洁白胜雪的白鹿：高高的苗条的身材，头上叉开的

鹿角像千年的灵芝，正凝神向她俩这边张望。

阿巴亥心头一热，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呀！乌雅丽惊喜地差一点叫出声来。

“阿巴亥格格，这只白鹿就是猎手们常说的鹿王吧？”

“我说你小点声。”阿巴亥着急了。

关于白鹿，在这长白山老爷岭桦树林子这地方，有许多美丽的传说。都说它是老爷岭这方圆几百里大山的神灵，猎手、采山货的人都见过它，说它是山中神灵，在哪里发现它，哪里就会有甘泉，就会有百灵鸟在歌唱，就会有开着鲜艳红花的成片的拇指粗的大棒槌（东北土语：人参），就会有千年的灵芝……

阿巴亥刹那间产生了一个想法，她决定要抓住这只白鹿。她知道在这没膝深的大雪里，白鹿是跑不过她俩的滑雪板的。想到了这里，阿巴亥收起了弓箭，往前悄悄地挪了几下，大声说：“大黑、大黄，上！”

大黑、大黄明白了主人的意图，像离了弦的箭，飞似的奔向白鹿，鹿儿被这突发的险情吓得一下子炸了群，惊慌失措地四下里逃命。白鹿发现了眼下的情况万分危急，它翻蹄亮掌，飞也似的奔腾跳跃几下把虎子甩出了几十丈远。可是在这没膝深的大雪里，它是很难甩下脚穿滑雪板的阿巴亥和乌雅丽的。

白鹿在前面拼命地逃，阿巴亥、乌雅丽在后面死命地追，不知过了几座山，几片树林。在这没膝的大雪地中，白鹿的四条腿变得有些笨拙了，而她俩的滑雪板却仍然像雪地里的飞艇一样。大黑、大黄早已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不知多长时间，她们俩追得离白鹿越来越近了，阿巴亥心中不由一阵狂喜。心里说，白鹿，今天我看你往哪里逃？她想着要到手白鹿，顿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俩使劲用力蹬着脚下的滑雪板，脚下生风，耳边寒风呼啸着，歌唱着……

渐渐地，她俩发现白鹿奔向了老爷岭，白鹿上了老爷岭的主峰。阿巴亥和乌雅丽心中更有数了。主峰上全是一些乱石岗子，下面是悬崖峭壁，白鹿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白鹿来到了老爷岭峰顶的悬崖边，她俩也追了上来，渐渐离白鹿越